

易學典籍選刊



中華書局

# 周易本義

〔宋〕朱熹撰 廖名春點校

易學典籍選刊

# 周易本義

〔宋〕朱熹撰  
廖名春點校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周易本義/(宋)朱熹撰;廖名春點校. - 北京:中華書局,2009.11(2010.3重印)

(易學典籍選刊)

ISBN 978-7-101-07018-7

I. 周… II. ①朱…②廖… III. 周易-研究 IV. B221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169898 號

責任編輯:張繼海

易學典籍選刊

周易本義

[宋]朱熹撰

廖名春點校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9 1/2 印張·2 插頁·200 千字

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數:3001-6000 冊 定價:2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7018-7

## 前言

《周易本義》是朱熹(一一三〇—一二〇〇)的重要著作，也是易學史上頗有影響的注本。其成書和流傳過程頗爲曲折，學人們的評價也有所出入，值得介紹和分析。

白壽彝(一九〇九—二〇〇〇)《〈周易本義〉考》認爲，《周易本義》底初稿，大概在淳熙二年(一一七五)朱熹四十六歲時開始起草。這時還沒有《周易本義》底名稱，而稱作《易傳》<sup>①</sup>。淳熙四年(一一七七)朱熹四十八歲時，《周易本義》「事實上的初稿」《易傳》成<sup>②</sup>。此是以《易傳》與《周易本義》爲一書，只是有「初稿」與「定稿」之別。

但距朱熹不久的陳振孫(?)——約一二六一)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一卻將「《易傳》十一卷、《本義》十二卷、《易學啓蒙》一卷」分別著錄，並說：「晦庵……初爲《易傳》，用王弼本。復以呂氏《古易經》爲《本義》，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。」<sup>③</sup>這是說《易傳》與《周易本義》雖「大指略同」，但還是有區別的兩書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馬端臨(約一二五四—約一三二三)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皆本之，都是將《易傳》、《周易本義》分爲兩書。

① 白壽彝：《〈周易本義〉考》，國立北平研究院：《史學集刊》第一期，一九三六年。

② [宋]陳振孫撰，徐小蠻、顧美華點校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一，第二二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七年。

朱熹弟子度正（一一六七—一二三五）《書〈易學啓蒙〉後》云：「晦庵先生爲《易傳》方脫稿，時天下已盛傳之。正嘗以爲請，先生曰：『學者宜觀《啓蒙》。』……先生蓋不自以《易傳》爲善也。……後之學者觀之《易傳》，則可見先生初年學《易》所以發明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者如此；觀之《啓蒙》，則可見先生後來學《易》所以舉綱撮要、明示後學如此。」<sup>①</sup>東景南說：「此尤可見《易傳》爲朱熹早年之作，後來所作《周易本義》乃從《易傳》而來，二書既有聯繫，又有區別，《周易本義》之於《易傳》，猶《詩集傳》之於《詩集解》、《大學章句》之於《大學集解》、《中庸章句》之於《中庸集解》、《論語集注》之於《論語要義》、《孟子集注》之於《孟子要義》也。」<sup>②</sup>這一看法是正確的。因此，與其說《易傳》是《周易本義》事實上的初稿，不如說《易傳》是《周易本義》的前身。它們雖有聯繫，但顯然是二而非一。

兩者的不同，一是形式上《易傳》用經傳合一的王弼本，而《周易本義》用經傳分離的呂祖謙《古周易》本。二是內容上《易傳》「可見先生初年學《易》所以發明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者如此」，「其義理不能出程《傳》，但節得差簡略耳」<sup>③</sup>；但《周易本義》本於《易學啓蒙》，「可見先生後來學《易》所以舉綱撮要、明示後學如此」，其宗旨已有很大不同。能夠代表朱熹易學思想的，應該是

①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性善堂稿》卷一四。

② 東景南：《朱熹年譜長編》，第五九六頁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。

③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別集卷三《皇甫文仲》。

其晚年的《周易本義》而非其早年的《易傳》。

呂祖謙（一一三七——一一八一）定《古周易》十二篇在淳熙八年（一一八一）五月，朱熹次年六月作跋印刻於婺州。其另起爐灶的《周易本義》的撰作，應在淳熙八年五月以後<sup>①</sup>。

《周易本義》多處有「詳見《啓蒙》」字樣。而朱熹與蔡元定（一一三五——一一九八）合著的《易學啓蒙》完稿於淳熙十三年（一一八六）。《周易本義》的完成當在這以後。

由淳熙十五年（一一八八）七月朱熹《答蔡季通書七十》「《本義》已略具備」說，可知《周易本義》此時已草成。但朱熹仍「意不甚滿於《易本義》」，又反復修改《周易本義》注文部分的底稿，直至慶元四年（一一九八）自認「近覺衰耄，不能復有所進」<sup>②</sup>，才最後封筆。此後，朱熹於易學間有新觀點，但已不再寫入《周易本義》<sup>③</sup>。

《周易本義》的流傳過程也頗為複雜。

紹熙二年（一一九一）朱熹答孫季和書就說：「舊讀此書，嘗有私記未定，而為人傳出摹印，近雖收毀，而傳布已多，不知曾見之否？其說雖未定，然大概可見，循此求之，庶不為鑿空強說也。」<sup>④</sup>朱熹此書，白壽彝以為「就是《本義》的初稿《易傳》本」，以為「這可見自淳熙四年《易傳》脫

① 束景南：《朱子大傳》，第三八八頁，福建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卷六三《答孫敬甫》。

③ 王風從《朱子語類》看《周易本義》的成書過程，《中國哲學史》二〇〇三年第四期，一文對此有詳細考證，可參。

④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別集卷二。

草以來，朱熹對於《易傳》的不滿，也只是枝節細微的地方，大體上是沒有甚麼的<sup>①</sup>，是完全錯誤的。

首先，朱熹《易傳》是用經傳合一的王弼本，度正說「其義理不能出程《傳》」，即便有過，恐怕也不會失之太遠。因此，認定紹熙二年的朱熹對其「不滿」，「只是枝節細微的地方」，是說不過去的。

其次，從「其說雖未定，然大概可見，循此求之，庶不爲鑿空強說也」來看，應是指淳熙十五年草成之《周易本義》。其次序用呂祖謙經傳分離之《古周易》本，解經又本於《易學啓蒙》，「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，而復以《傳》釋之」<sup>②</sup>，故有此說。

此後朱熹答劉君房書又說：「諸儒之言象數者，例皆穿鑿。言義理者，又太汗漫。故其書爲難讀，此《本義》、《啓蒙》所以作也。然《本義》未能成書，而爲人竊出，再行模印，有誤觀覽。《啓蒙》本欲學者且就《大傳》所言卦畫著數推尋，不須過爲浮說。而自今觀之，如論河圖、洛書，亦未免有剩語。」<sup>③</sup>此「未能成書，而爲人竊出，再行模印」之《本義》，既與《啓蒙》並稱，可見決非淳熙四年脫草之《易傳》，而當是淳熙十五年「已略具備」之《本義》。陳來考證：「書尾云：『此是偶學

① 白壽彝：《周易本義》考，國立北平研究院：《史學集刊》第一期，第二五五頁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別集卷二《孫季和》。

③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卷六〇。

見識，不審明者以爲如何？」以僞學自稱，此書必在慶元乙卯之後。」<sup>①</sup>朱熹晚年所談之《本義》，非早年之《易傳》明矣。

由此可知，淳熙十五年《周易本義》初成後，便「爲人竊出，再行模印」，朱熹「雖收毀，而傳布已多」。這是淳熙十五年（一一八八）至紹熙二年（一一九一）三年間之事。

嘉定五年（一二二二），眉山楊仲禹篤好先生之學，併刊二書以貽同好，朱熹弟子度正「敬爲書其後」<sup>②</sup>。但此與《啓蒙》「併刊」之書，並非《周易本義》，而是「可見先生初年學《易》所以發明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之《易傳》」。

現今流傳最廣的「原本」《周易本義》當爲南宋咸淳元年（一二六五）的吳革建寧府刻本<sup>③</sup>。但朱熹之孫朱鑑《古易音訓》跋曰：「鑑既刊《啓蒙》、《本義》，念音訓不可闕，因取寶、婺、臨、漳、鄂諸本，親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。」<sup>④</sup>是知朱鑑不但刊刻了《易學啓蒙》和呂祖謙的《古易音訓》，還刊刻了《周易本義》。朱鑑生於寧宗紹熙元年（一一九〇），卒於理宗景定元年（一二六〇），其所刊《周易本義》顯然當在吳革建寧府刻本之前。可能因爲是官刻本，財力雄厚，所以吳革刻

① 陳來：《朱子書信編年考證》，第三八八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。按：慶元乙卯，即公元一一九五年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性善堂稿》卷一四。

③ 李致忠：《宋版書敘錄》，第二二頁，書目文獻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。

④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史部目錄類經籍之屬《經義考》卷三〇。

本「行格疏朗，字大如錢」，「非但是閩刻中的傑作，也是宋版書中的上乘」，以致先出的朱鑑刊本不傳，而後出的吳革刻本卻大盛。

除吳革刻本外，還有一種宋刻本流傳至今。其雖無年月題識，不詳何時何地所刻，但從其版心所記刻工姓名來看，應早於吳革本。傳增湘、王文進都以爲是臨安刻本。此一種宋本，二十世紀前葉尚存兩部<sup>①</sup>。其中之一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，只是下經一卷已亡，只剩下經一卷、傳十卷及五贊一卷、筮儀一卷了<sup>②</sup>。

較之以吳建寧府刻本爲代表的十二卷本系統，四卷本系統的《周易本義》更爲流行。南宋咸淳二年（一二六六），朱熹再傳弟子台州臨海（今屬浙江）人董楷（一二二六—？）編成《周易傳義附錄》十四卷<sup>③</sup>。是書「合程子《傳》、朱子《本義》爲一書，而采二子之遺說附錄其下」，「惟程子《傳》用王弼本，而朱子《本義》則用呂祖謙所定古本。楷以程子在前，遂割裂朱子《本義》附程《傳》之後」<sup>④</sup>。程子《傳》和朱子《本義》本子不同，董楷合「爲一書」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其以程子《傳》在前，遂以程子《傳》爲主，割裂朱子《本義》，以類相從。我們不好說這樣就沒有道理，但事

① 說詳王鐵：《周易本義校點說明》，《朱子全書》第一冊，第三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。

② 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·經部》，第四六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。

③ 《周易傳義附錄》提要：「其學出於陳器之，器之出於朱子，故其說《易》，以洛閩爲宗。是編成於咸淳丙辰。」案：董楷《序》稱「咸淳丙寅」，「辰」當爲「寅」，故知是咸淳二年。

④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經部易類《周易傳義附錄》提要。

實際上卻變亂了朱子《本義》的原貌，可以看出董楷對朱子《本義》的真精神還是理解不深。

董書《合程子《傳》、朱子《本義》爲一書》，卷帙繁重，而且程《傳》、《本義》和《附錄》中的材料也不免有所重複。於是在其問世十數年或數十年後，元人遂就董書刪除《附錄》，僅存《傳》、《義》，稱作《周易傳義》或《周易經傳》。

明永樂（一四〇三—一四二四）中，胡廣（一三七〇—一四一八）等編《周易傳義大全》，以董書爲基礎，又輯元胡一桂（一二四七—？）《易本義附錄纂疏》、胡炳文（一二五〇—一三三三）《周易本義通釋》、董真卿《周易會通》諸書中所載宋、元各家之說，刊除重複，綴於程、朱注後，勒爲一編，科舉取士即以此爲據。「後來士子厭程《傳》之多，棄去不讀，專用《本義》。而《大全》之本，乃朝廷所頒，不敢輒改，遂即監版《傳義》之本，刊去程《傳》，而以程《傳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」。這樣，就出現了四卷本的《周易本義》。以致顧炎武（一六一三—一六八二）感嘆：「相傳且二百年矣，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，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？」<sup>①</sup>

四卷本的《周易本義》，據清初吳肅公（一六二六—一六九九）說，始於明成化年間（一四六五—一四八七）的奉化儒學教諭成矩。而明楊守陳《序》稱：「是編異朱子元本，亦以便士也，好事者何容喙哉！」<sup>②</sup>朱彝尊（一六二九—一七〇九）《經義考》按：「今用之三百年，習《易》者茫然不知《本

①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《日知錄》卷一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史部目錄類經籍之屬《經義考》卷三一。

義》元本，若矩者，豈非朱子之罪人與？」<sup>①</sup>都是以四卷本始刻歸之於成矩。

四卷本儘管非《本義》之舊，但問世不久即得到大量翻刻。儘管有顧炎武、朱彝尊這樣的大家的批評，但從明代後期直至有清一代，流行的《周易本義》仍是「分經合傳」的四卷本而非「分經異傳」的十二卷本。這則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了。

關於《周易本義》一書的價值，後人一直有不同的認識。

明清兩代統治者都尊崇理學，奉朱熹為正宗，科舉考試《周易》皆一本朱說。較之王《注》、孔《疏》、《周易本義》後來居上，不足為奇。但也應注意到，《周易本義》卷首九圖<sup>②</sup>，以數說《易》，形上性更強，將「先天之學」與「後天之學」結合在一起，打通天道與人道，開拓了廣闊的解釋空間，更能滿足理論思維的需要。這是傳統社會主流尊崇《周易本義》的內因。

近代以來，政治形勢和學術觀念大變。學人們在不信王《注》、孔《疏》、程《傳》「聖人作《易》專為說道理以教人」說的同时，卻極為肯定《周易本義》的經、傳分觀，認同朱熹「《易》本是卜筮之書」的易學觀。從顧頤剛到李鏡池，最後由高亨集其大成，形成了近代以來的以「疑古」為特徵的

①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史部目錄類經籍之屬《經義考》卷三一。

② 清王懋竑力辨《易本義》九圖非朱子之作也，後之人以《啓蒙》依放為之（《白田雜著》卷一），白壽彝亦持相同說法（《朱熹對於易學的貢獻》，《北平日報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），殊不可信。詳見王鐵：《〈周易本義〉校點說明》，《朱子全書》第一冊，第七頁。

新易學體系。這一體系的發展和構成，都借鑒了朱熹《周易本義》的有關論述，都是對朱熹《易》本是卜筮之書「說的展開」。因此，可以說，不讀《周易本義》，非但不能瞭解易學在宋明以後的新發展，更不能瞭解近代以來以「疑古」為特徵的新易學的歷史和淵源。說《周易本義》是易學史上繼王《注》、孔《疏》以後的第三座里程碑，應不為過。

關於《周易本義》一書的爭議，首先聚焦於其易圖。

明人季本（一四八五—一五六三）「為《圖文餘辨》二卷，分《內》、《外》二篇。《內篇》辨朱子九圖之誤，其論《後天圖》非文王所作」，又「謂《先天圓圖》亦尚有可疑」<sup>①</sup>。

楊慎（一四八八—一五五九）譏朱子因易龍圖「其出於希夷而諱之，殆掩耳盜鈴也」。又說：「易圖先天始於希夷，而後天續於康節，朱子所以不明言者，非為康節，直以希夷，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。藏頭露尾，亦何益哉？」又說其《啓蒙》是「度辭誤人」，甚至說後人用此說者是「不通古今者也，茅塞一世，眩惑千古，莫此為甚」<sup>②</sup>。

歸有光（一五〇六—一五七一）也說：「易圖非伏羲之書也，此邵子之學也。……不應此圖交疊環布，遠出姬孔之前，乃棄而不論，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，此豈可據以為信乎？」<sup>③</sup>

①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附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七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《丹鉛續錄》卷二。

③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震川集》卷一。

至清初，經黃宗義（一六一〇—一六九五）、黃宗炎（一六一六—一六八六）、毛奇齡（一六二三—一七一六）、胡渭（一六三三—一七一四）等的考證，朱子易圖的不可信已成定讞<sup>①</sup>。因此才有了王懋竑（一六六八—一七四一）《易本義》九圖非朱子之作也<sup>②</sup>，說爲《易本義》九圖「事着力替朱子洗刷」。現在看來，王懋竑的洗刷是徒勞的，《周易本義》卷首九圖確實是《易》外別傳<sup>③</sup>，以圖書解《易》，確實是朱子易學的敗筆。

貫穿《周易本義》一書始終的《易》本是卜筮之書<sup>④</sup>，說，儘管時人奉爲讀《易》的不一法門，其實也是不可信的。《周易》源於卜筮，但發展到「文王作《易》」以後的《周易》，已不能單純以卜筮之書視之了。從馬王堆出土的帛書《要》篇我們知道，孔子晚年以前也是視《周易》爲卜筮之書的，因而不主張弟子學《易》。但到晚年，卻「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則在席，行則在囊」，易學觀爲之一變。爲什麼？因爲他從《周易》一書中看到了「德義」，看到了文王之道，發現《易》有天道、「有地道」、「有人道」、「有四時之變」、「有君道」<sup>⑤</sup>。也就是說，孔子不但在《周易》一書中發現了自然哲學，而且還發現了社會政治哲學。這是不是孔子「無中生有」、「郢書燕說」？我們可以證諸《周易》卦爻辭本身。

近人否認《周易》有陰陽觀念，說《易經》「陰」字僅一見（《中孚》九二：「鳴鶴在陰」）<sup>⑥</sup>，連「陽」

① 詳參李申：《易圖考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。

② 《帛書〈要〉釋文》，詳見廖名春：《帛書〈周易〉論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。

③ 就是這僅有的一個「陰」字，高亨也認爲是「蔭」的借字，指樹蔭（《周易大傳今注》，第四八〇頁，齊魯書社，一九七九年）。

字都沒有，怎能說《易經》有陰陽觀念？怎能說《易》以道陰陽呢？<sup>①</sup>其實《周易》「乾」、「坤」的本字就是「健」、「順」。《周易·乾》卦六爻都是陽爻，卦名稱之為「健」。可知陽爻所代表的就是健，乾卦的題中之義就是論述剛健的問題。坤卦六爻都是陰爻，卦名稱之為「順」。可知陰爻所代表的就是順，坤卦的題中之義就是論述柔順的問題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都是由陽爻和陰爻構成的，八卦也是如此，可知「健」、「順」是構成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基本因子，它們相反相成，對待而又統一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「健」、「順」內涵了二元對待的思想，是《周易》本經本身就具有的一對概念。表示二元對待思想的範疇，流行且為我們熟悉的有「陰」、「陽」、「剛」、「柔」，但真正在《周易》本經裏能找到根據的，則只有「乾」、「坤」，也就是「健」、「順」。因此，《周易》本經裏儘管沒有「陰」、「陽」二字，但卻有二元對待的思想，其概念就是「健」、「順」。「健」、「順」就是「陽」、「陰」，「健」、「順」就是「剛」、「柔」。孔子和以《易傳》為代表的早期文獻「以陰陽」解《易》，形式上雖有一定的出入，但就實質而言，則是抓住了《周易》二元對待思想的本質，並非是無中生有<sup>②</sup>。

《乾》卦九三爻辭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无咎」，歷來注家皆本孔穎達《正義》，以為爻辭是說「君子日則晁勉，夕則惕懼，雖處危境，亦可无咎」。但《淮南子·人間》卻說：「終日乾乾」，

① 張立文：《周易思想研究》，第一一三、一一九頁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〇年。

② 詳見廖名春：《從「乾」、「坤」的本字論《周易》的哲學內涵》，《韓國成均館大學儒教文化研究所：《儒教文化研究》國際版第九輯，二〇〇八年二月。

以陽動也；「夕惕若厲」，以陰息也。因日而動，因夜以息，唯有道者能行之。」帛書《衷》篇也說：「君子冬日鍵鍵」，用也；「夕沂若，厲无咎」，息也。可見「惕」義本當爲止息，而非「惕懼」，意思是說「動」還是「息」，取決於「時」。君子當因時而動，因時而止。這種重「時」的思想，我們能說它不是哲學麼？

又如《坤》卦六二爻辭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」，王弼、孔穎達、朱熹都以爲「不習无不利」是「不待學習而無不利」。這確實沒有什麼道理。但帛書《二三子》篇、帛書《衷》篇卻以「撓」、「折」解「習」。這使我想到了「習」當是借字，本字當作「摺（折）」。「爻辭是說：做到正直而方正，就能宏大，就能不折敗，就沒有不利」<sup>①</sup>。這種對「直方」的推崇，不能說不是哲學。

這樣的例子，實在是太多了，限於篇幅，就不一一詳舉。由此可見，說《周易》「本是卜筮之書」，沒有哲學，沒有社會政治思想，簡單地否定「聖人作《易》專爲說道理以教人」的古訓，只能說是誤讀《周易》的卦爻辭。從這一角度而言，我們實在不能對朱熹的《周易本義》評價過高。客觀地說，從「本義」論，朱熹的《周易本義》不是成功之作；但就易學史而言，朱熹的《周易本義》又是我們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峰。今天我們讀《周易本義》，意義正在於後者。

本點校本原係朱伯崑先生主持的美芝靈國際易學研究院的函授教材，由廣州出版社於一九九四年出版過。其底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一九三六年世界書局的「四書五經」本。而世

① 以上兩例，詳見廖名春：《周易乾坤兩卦卦爻辭五考》，《周易研究》一九九九年第一期。

界書局本又是據武英殿本合併影印的。從版本源流而言，應屬於「分經合傳」的四卷本一系。世界書局本原有斷句，在此基礎上，筆者又作了新式標點，並改正了一些明顯的錯字，以便讀者閱讀。這次承張繼海先生美意，由中華書局重版。原想在世界書局影印武英殿本的基礎上，找幾個較早的本子校校。因此，請研究生孫飛燕往國家圖書館用明正德十六年本、宋咸淳元年吳革刻本校勘一過。自己也用清明善堂本、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的兩種本子校了校。結果，校出了大量的異文，如何取捨，着實爲難。原因是四卷本是從十二卷本一步一步改編過來的，由於其並非一蹴而就，其間的改動頗多。比如十二卷本原無反切和注音，四卷本則多有之。而且各種版本的四卷本反切和注音又往往有所不同。這些不同的反切和注音，到底取誰，實在不好說。還有一些異體字，雖然與文義沒有太大的關係，卻是改不勝改。最後，筆者決定，爲了避免改動過大，這些與文義沒有關係的異文，乾脆就不管了，基本上都以世界書局影印武英殿本爲準。只有與文義有涉的那些明顯的錯誤，才據別本做了改正。這樣，我們原先所做的校勘，可以說大量都沒有用上。雖然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如此。因爲四卷本並非《周易本義》的原貌，恢復最早的四卷本的原貌並沒有什麼意義。

從版本學的角度看，四卷本沒有多大的意義；從朱熹的本意看，四卷本更不能成立。但從方便讀者學習《周易》看，四卷本卻較十二卷本好得多。因爲十二卷本「分經異傳」，沒有「傳」，「經」文的意思難以理解。離開了「經」，如《小象傳》，更是莫名其妙。而四卷本「分經合傳」，卦辭

後緊接《彖傳》和《大象》，爻辭後緊接《小象》，確實有利於我們閱讀。我們只要懂得「經」、「傳」原非一體，「傳」只能作參考，並不能與「經」等量齊觀就行了。如果想用《周易本義》來學《易》，還是四卷本更方便。我想，這應該是四卷本較十二卷本更流行的原因，也是我們當年使用四卷本《周易本義》作教材的初衷。

廖名春

二〇〇九年六月於北京回龍觀寓所